



漢
唐

陶瓷大全

藝術家出版社

印行

内部

类号	26.32919
登记号	25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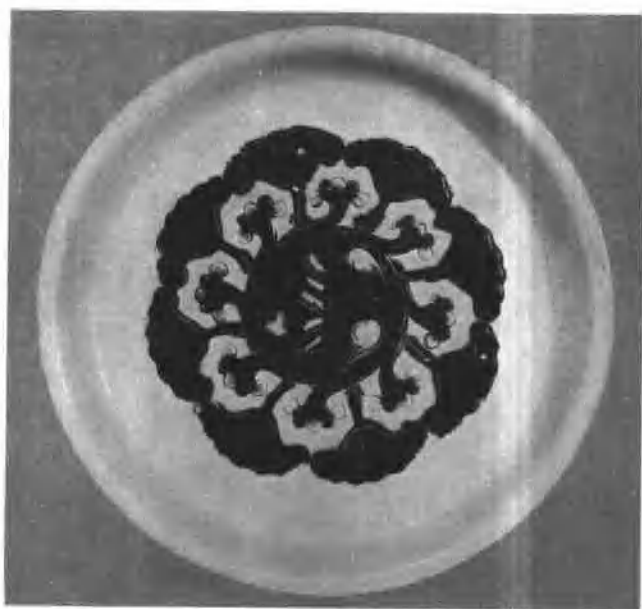
《中國陶瓷大系之三》

漢唐陶瓷大全



藝術家出版社印行

7/1/20/2



唐代 三彩鳥紋三足盤 口徑28.7公分


藝術家 工具書

《中國陶瓷大系之三》

漢唐陶瓷大全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主編

何政廣 許禮平 策劃

出版者／藝術家出版社 



漢唐陶瓷大全目錄

第一章	漢代陶瓷的種類和產地	10
第一節	灰陶	11
第二節	鉛釉陶	17
第三節	陶塑	20
第四節	建築用陶	23
第二章	漢代原始瓷的復興與瓷器的出現	26
第一節	漢代原始瓷與早期原始瓷的差別	27
第二節	瓷器的出現	32
第三章	唐代的陶瓷	39
第一節	“南青北白”的唐代瓷器	39
第二節	富盛唐氣象的唐三彩	39
第三節	匣鉢的創製與使用	40
第四章	唐代的青瓷	40
第一節	越窯——代表青瓷的最高水準	40
第二節	甌窯和婺州窯	45
第三節	湖南的唐代瓷窯	46
第四節	江西、福建、廣東的唐與五代的瓷窯	49
第五節	四川青瓷窯	51
第五章	唐、五代的白瓷	52
第一節	河北的白瓷諸窯	53
第二節	河南白瓷諸窯	55
第三節	江西景德鎮白瓷窯	56
第四節	晚唐、五代紀元年墓出土白	

	瓷	57
第六章	唐代黃釉、黑釉、花釉和絞胎瓷器	58
	第一節 黃釉瓷器	58
	第二節 黑釉瓷器	60
	第三節 花釉瓷器	62
	第四節 絞胎瓷器	62
第七章	唐代的三彩陶器和陶瓷雕塑 ...	63
	第一節 三彩陶器	63
	第二節 陶瓷雕塑	65
第八章	唐、五代陶瓷造型與裝飾	68
	第一節 唐、五代陶瓷的造型	68
	第二節 唐及五代的陶瓷裝飾	71
第九章	唐、五代陶瓷外銷	73
	第一節 產地窯址的擴大和產品的外銷	73
	第二節 沿“瓷器之路”的發現 ...	74
	第三節 經“絲綢之路”的陶瓷外銷	75

彩色圖版

世界各國美術博物館收藏的漢唐陶瓷圖錄	77
--------------------------	----

附 錄

反映漢代生活的畫像磚藝術	564
長沙的唐代陶瓷	566
漢唐陶瓷圖錄索引	570

第一章 漢代陶瓷的種類和產地

造型的藝術成就 漢代是我國陶瓷發展史的一個重要時期。各地發現的漢代時期的陶俑，以完美的藝術形式，生動逼真的神態，深刻地揭示了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表達了我國雕塑藝術寫實主義傳統的久遠，以及我國雕塑藝術明快洗練、深沉雄大的民族風格的形成。

技術的突破 低溫鉛釉陶的發明，是漢代陶瓷工藝的重大成就之一。它的應用和推廣，為後來各種不同色調的低溫釉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建築陶的燒製技術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由原始瓷向瓷器演變過程的完成，使我國陶瓷的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為人類的物質生活增添了一枝新的花朵。

漢代陶瓷的三個生產階段 漢代的陶瓷生產人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包括秦代至漢初的六、七十年（漢武帝元狩五年以前），陶器面貌的變化不大，各地製品的地方特性較強烈。官府控制陶作坊，則重於磚瓦等建築用陶的燒造。私營的

製陶作坊，則生產著大量的日用陶器。秦都咸陽宮殿遺址等出土的大量空心磚、板瓦和瓦當，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武士俑、陶馬，咸陽楊家灣和西安任家坡等地漢初大墓出土的陶製彩繪駝俑和侍女俑等等，都是這一時期製陶工藝進步的實物例證。

第二階段，自漢武帝至西漢末期（包括王莽政權）。這個時期的陶器面貌起了很大的變化，地方色彩明顯地減弱，陶器的統一性顯著增長；製品的燒造量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特別是鉛釉技藝，迅速地從關中地區推廣開來，低溫綠釉陶器成為流行地域相當廣闊的新製產品。用於喪葬的鼎、敦、盤、匜等一套仿銅陶禮器雖還有所生產，但倉、竈、井、爐、豬圈、家畜等模型明器的燒造在急速增長，地下隨葬制度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反映了人間的變化，使我們感到一個新的時代經濟基礎在形成。

第三階段，包括整個東漢時期，舊式陶禮器顯著減少以至絕跡，東漢中期以後的翦華中，成套模型明器和畫像磚，陶製樓閣和城堡模型大量出

上。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盛，更由於兩漢近四百年的政治統一和文化的積累，製陶手工業表現了卓越的創造性。至遲在東漢晚期，浙江地區已能成功地燒製出瓷器製品，從而結束了我國瓷器發育過程中的發生期。

漢代三種不同的陶業作坊

漢代時期的陶業大致有三種不同的性質，即可以分爲中央直接控制的陶業作坊，由地方經營的官府手工業，私人經營的製陶作坊。在秦都咸陽和阿房宮、始皇陵以及漢長安城等出土的“左司”、“右司”、“宮疆”、“宮屯”、“宮水”以及“宗正”、“都司空”、“右空”等磚瓦銘文，表明當時的官府製陶，由宗正屬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屬官左右司空令管轄。這種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府陶業尤以武帝時爲盛，到王莽時期則改都司空令爲保城都司空，東漢時期則歸由少府屬官尚方令主管。咸陽秦代遺址出土的“咸亭”，邯鄲和武安漢代遺址出土的“邯亭”，陝縣漢墓出土的“陝亭”、“陝市”，洛陽漢代遺址出土的“河亭”、“河市”等戳印陶文，則是地方官營手工製陶作坊的例證。至於私人經營的製陶作坊更加普遍，咸陽的咸裏是私營陶業作坊集中的地方，大概一直從戰國晚期延續到西漢時期。上述灘毛村製陶作坊遺址內，

發現不少貯存陶器的窖穴，其中的器物以鬲、甕居多，罐、盆、釜等次之，它們排列齊整，顯然是預備出售的商品。考古發現的材料顯示，當時的製陶業已有相當明顯的分工，很可能已有專門燒造陶俑等明器的專業作坊。

1. 灰陶

漢代時期的陶器中，以泥質灰陶器皿的使用最爲廣泛，在各地的出土物中數量最多。由於不同種類的器物有不同的用途，在泥坯的處理上有精粗之別，或摻砂或不摻砂；也由於氧化鐵等含量的不同和燒成溫度的高低及燒成氣氛的差異，陶器的呈色也不一致，胎質的堅硬程度各有不同。因此又被人們區別爲泥質灰陶、泥質紅陶、泥質黑陶，或夾砂灰陶、夾砂紅陶、泥質硬陶和泥質軟陶等等。至於專門用來隨葬的陶製明器，仿銅器的鼎、敦、盤、匱，或仿木漆器的杯、盤、案、勺等，雖然裝飾繁縟，甚或塗朱繪彩，但往往製作粗率，質地低劣。

現按不同地區作一簡要介紹：

陝西關中地區 這裏本係秦之故地，舊禮制的傳統影響之東方諸國要弱得多。關中雖然至遲在春秋時已

接受了較多的中原影響，用甬、盂、豆、罐等陶器隨葬，但直到秦統一以後，仍繼續用生活用品隨葬，且很多器形如鐮形袋足甬、繭形壺、甕等，仍然保留著自身的強烈特點。繭形壺，又名鴨蛋壺，壺腹向兩側橫延，酷肖蠶繭，又類鴨蛋。這種繭形壺是秦國特有的器物，戰國時已經盛行，在陝西的墓葬中仍有不少發現。秦代的鉢型很大的鴨蛋壺，壺腹用泥條盤築法成型，並經拍打塗抹，後用陶輪整修，外表選用寬扁形的泥帶和弦紋裝飾，再與分件製作的口頸和圈足粘接成一整器，造型莊重，胎質堅硬，顯然是一件美觀而實用的生活用器。那種在秦都咸陽宮殿遺址中出土的“窖底盆”，口徑達一米左右，高在60厘米以上，底徑也大於50厘米。盆口和底均近似橢圓形，口沿微微外翻，腹部略向外弧，坯體厚實而且堅硬。出土時常與數節陶圈相套接，推測是用來貯存食物的。

陶倉，在戰國時代陝西秦墓中已有少數發現，到漢代墓葬中則普遍出現，可以看作是漢代隨葬制度變化的先聲。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陶倉，可能是秦漢之際的製品，與漢代盛行的陶倉有著較大的差別。它的器身較矮，上有模擬平頂斜坡式的圓形屋頂，全身中間的正面開有一個扁方形的門洞。咸陽楊家灣漢墓用具坑出土

的日用陶器有豆、盆、筒杯、勺、盤、缸、鼎、甑、釜、小壺、鍾、扁壺、繭形壺、方倉、鉢、陶倉、陶甗等。陶方倉，肩方、口圓、小底，上有一個盒狀套蓋，肩寬40×50厘米，高達76厘米，口徑26厘米。外表塗一層赭色陶衣，根據摹本所見，似繪以雲氣紋，數量有二十五件，在陝西地區尚屬初次發現。這些陶器大都質地精良，造型優美，並繪有精美絢麗的花紋。花紋圖樣以簡化蟠螭紋作為母題，以變形回紋、三角紋和窩紋作為綴飾，氣勢豪放雄渾，線條剛健流暢，古樸雅緻，是西漢初期的一批珍貴的陶器。

河南等關東地區 根據出土情況，漢代陶器大致分為四種不同的陶器組合：(1)以罐、鼎、敦、壺為代表。這一套實際上是戰國以來，用仿銅體器隨葬的葬制在漢代的繼續。(2)以倉、竈、井、爐為代表的一套，這在關東地區是從漢代以來才開始盛行的隨葬器物，是當時生活用器的模型明器。(3)以盒（盤）、案、杯等為代表的，則是從西漢晚期才開始流行的一套祭器模型，具有明顯的仿製漆器的因素，應是漢代厚葬風俗的反映。(4)隨葬雞、狗、豬、羊等家畜和圈舍模型，特別是東漢中期及以後墓葬中普遍地發現住宅、城堡等陶製模型明器。我們僅試舉幾種有代表性的器物，簡略

地闡述一下中原地區漢代陶器形制及其演變的過程。

罐 是漢墓中出土最多、使用最廣、最爲常見的器物。它的形制大抵上均爲小口、束頸、大腹、圓底。從戰國以來直到漢初，一般均爲平口外折沿，腹的最大徑位於器物的中部或稍上，西漢時期則漸次上升，器身向下加長，腹下內收逐漸明顯；到西漢末年，口沿變成圓唇反卷，下腹內收加劇，以至出現反弧形；東漢時期沿外卷，器身逐漸變矮，器底漸次加大，到東漢晚期則變爲小口、束頸的大底罐，就像是早期罐被攔腰截斷的一般。

壺 小口、長頸、鼓腹、圈足，秦至西漢時，壺口似盤，頸細長，腹近圓，頸腹之間有明顯的界限，上有半球形的壺蓋，下爲折曲狀的高圈足；西漢中期，壺口微向外撇，頸細短而腹扁圓，出現筒狀空心假圈足，無蓋；東漢末，壺頸作粗筒狀或稍斜直，圈足則升高爲近斜直的覆筒。

鼎 種類頗多，秦漢時最爲常見的一種是敞口、圓腹、小平底或圈底，肥矮的三足，兩側有對稱的耳，上有球面形蓋，以子母口與器身吻合，器的最大徑位於接口處，其變異最明顯的是鼎足；秦至西漢前期，足面無紋飾；西漢中期則出現兩個並列對稱的圓眼紋；西漢晚期演進爲獸面形；東

漢時，鼎已處於強弩之末，稍後即消失。

倉 最早出現於秦墓之中，到漢武帝時普遍盛行起來。開始階段的陶倉是手製的圓身束腰式，並與圓形的倉頡相連，通體有間隔的繩紋；西漢時期則輪製成型，圓口、折肩、筒腹、平底，口上扣以覆鉢形蓋，西漢中期，倉肩的轉折逐漸變成圓弧形，隨後又於平底之下增添三足；東漢時，陶倉下身逐漸內收，腹的上部大於下身，後來則又削去三足而成爲平底倉。

甗 秦漢時期陶甗形制變化很大，西漢早期以前，全器作立體長方形，甗面中間有一大甗眼，上置甗釜之具，前有甗門，後設烟囱，甗面既無紋飾，也不出沿；到西漢中期前後，甗面的前後相繼出沿，在大甗眼後面往往加添一個模印的小釜，甗面邊緣施以刻繪線紋；西漢晚期及其後，甗面面積增大，大甗眼後或爲模印小釜，也有增設一個甗眼的，甗面上的紋飾變爲十分繁複，一般均爲模印之食品和叉、鈎、刀類的炊事用具；到東漢以後，甗身前壁高出甗面，甗的體積也顯著增大，甗面的甗眼加多，有多至三個或五個的，甗後的烟囱作葫蘆形或亭形，在甗面的邊側刻劃出一條或兩條大魚，還有的在甗門旁刻劃人物、風扇；東漢晚期，甗面沒有一個至四個甗眼，原來模製後置

於竈眼之上的陶釜，變為竈面同模印製，烟囱也被象徵性的模印花紋所取代。

井 出現於武帝時期，此時的水井形制簡單，井身作筒形，上大而下小，下為平底。井欄約在井身上部三分之一處，欄口呈圓形或作橢圓形，印出各種圖案紋樣；住後則井身逐漸縮短，到西漢晚期已變為一種僅有井欄而不見井身的方形或長方形陶井；到東漢中晚期，又演變為一種井欄與井筒合為一體，井身作筒形束腰，上設模製井架，並印出滑輪。

陶器的裝飾：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弦紋、繩紋、印紋、模印浮雕、塗色和彩繪等若干種。弦紋是最主要而又是普遍的一種紋飾，它有寬弦紋和細弦紋之別，又有凸弦紋與凹弦紋之分。細弦紋既可單獨運用，又經常與其他紋飾配合使用，特別是連環劃紋往往都有弦紋的裝飾。既可以幫助確定裝飾的部位，又能起到襯托作用，使紋飾更加美觀。寬弦紋有在坯體上直接鏤出，也有先在坯體上加按泥條，然後在泥條上鏤出。寬弦紋均作寬扁的條帶狀，中間有內凹溝槽，其形頗類板瓦，所以又稱之為“瓦紋”。劃紋式樣繁多，有直線、斜方格、斷線、三角形、連環、櫛齒和單線陰刻的動物紋。當時使用的劃紋工具，一種是一端作圓頭的細小硬質工具，

另一種則是在較寬的一端削出緊密相間的櫛齒，可以隨手勢靈活轉動。印紋，即由一些不同圖案的印模，單個地打印在坯體上，圖案花紋則以各種幾何形圖樣為多見。模印浮雕，是模製的紋飾貼在器物上或與器物同模印出，似畫像石上的浮雕。這種紋飾常使用在陶竈、井欄、器足和雙耳上，以及貼於器腹的鋪首等。

塗色與彩繪：塗色是在燒成的陶器表面塗以某種顏色，應與仿木、漆器有關。彩繪與塗色可能同出一因，有粉繪、朱繪和彩繪之分，紋樣繁縟，但體例則公式化，使人感到呆滯而缺少變化。唯彩繪壺運用紅、赭、褐、綠、黃、橙等色，從口緣到腹部分組描繪，並通常以紅色或黑線作為組間的分隔，在壺腹中部常常作青龍、白虎、朱雀或雲氣紋，或作龍、虎、雀相追逐於流雲之間，色彩絢麗，線條流利婉轉，畫面生動活潑，充滿著浪漫主義的藝術魅力。

長沙地區 是南楚的故土，由居住在楚國境內的長江流域的蠻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被征服的華夏諸國人，經長期的文化交流，融合為帶有巫文化色彩的楚國文化，楚地曾經是東周時齊名於宋、魯的三個文化中心之一。秦到漢初，當地的陶器面貌仍然較多地保留著某些原有的傳統特徵。陶盒雖然見於戰國楚墓，但在漢

代墓葬中也大量出現，並取代了陶敦的位置與作用。陶壺多半無蓋，鼎的三足多為矮胖的蹄足形狀。這些器物顯然是明器。部分陶胎厚重，陶質堅硬的甕、罐、熏爐等，有可能是實用器，如長沙楊家灣六號漢墓中所出的陶熏爐，出土時爐內尚裝有香灰及未燒完的香料。隨著長沙國的直屬中央統治，西漢後期長沙地區的陶器也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除西漢前期已流行的矮足鼎、盒、壺、罐之外，此時又增添了碗、盆、釜、甑、長方爐、盂和博山爐。陶鈔顯著增多，甕、倉、井、屋、猪等陶製模型明器開始出現。

廣東地區 是古代南越人的居地，東周以來有楚文化的久遠影響。秦滅六國以後，曾發兵擊南越，開桂林、南海、象三郡，徙民五十萬人守五嶺。廣東屬南海郡。漢初，趙佗據三郡，建立起趙氏割據政權，後為漢武帝所滅，以廣州為漢時南海郡治。自此以後，廣州就成為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五十年代以來，廣州市郊經過發掘清理的兩漢墓葬已達四百餘座，其中過半數屬於漢代初期的墓葬。

所見陶器有甕、罐、雙耳罐、提筒、聯罐（雙聯罐、四聯罐和五聯罐）、甌、小甌、壺、匏壺、溫壺、鈔、盒（敦）、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小盒、三足甌、四聯盒、碗、盆、甑、

釜、鼎、熏爐、豆、三足格盒等三十六種之多。綜觀該地區的陶器，具有下列幾點特色：(1)陶質，以細泥質為主，因火候高低不同，所以陶器的顏色與質地的軟硬也有差別，如甕、罐、甌、三足罐、三足盒等，以灰白色的硬陶佔絕大多數，帶戳記的方格印紋陶器佔有相當的比重。有相當的比重。(2)器類中以陶容器為最多，而烹飪器則僅釜、甌、鼎三種。(3)造型上，三足罐、三足甌、三足壺、三足小盒、和三足格盒等三足器以及雙聯罐、四聯罐和五聯罐等數聯罐器頗為特別，尤其是溫壺和匏壺器物更為特殊。(4)紋飾，大約74%以上的器物均飾有多種多樣的紋飾，而僅有鈔、壺、鼎、盆、甌等少量器物為素面。紋飾圖樣中，幾何形戳記印紋有七十多種不同的圖案結構，刻劃紋也繁複多樣。此外還有弦紋、綉紋、鏤孔、篔紋及文字記號等。其中篔紋是西漢初期廣州地區比較大量而最為常見的紋飾；綉紋則是西漢早期陶器中所獨有的，且所施部位僅限於甌和壺的器腹；彩繪以鈔、壺、鼎、盒等類明器為多見；記號和印文則絕大多數刻在甕、罐類的肩部。(5)凡屬胎質堅硬的陶器，胎表往往附有黃綠、黃褐或墨綠以至近灰黑色的一層極薄的釉，但多被泥土浸蝕而剝落，能夠完整保存的甚為罕見。出土的陶器種類和器物形制，與

長沙地區及廣西貴縣等地的西漢陶器頗多相似之處，這與地理上的接近，昔日政治上的隸屬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繫。

廣東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陶器，大致可以歸納為四種組合形式：甕、罐、釜、甑；鼎、盒、壺、鈇；甌、三足盒（或小盒）、三足罐（或聯罐）等；井、竈、倉等模型明器。甕、罐、釜、甑、和甌、三足盒、三足罐（或聯罐）等，都是地方特色強烈的器物，而鼎、盒、壺、鈇等器物的出現，顯然是受中原影響的結果，至於井、倉、竈等模型明器，則更是西漢中期以後的廣州墓葬中才開始發現，盛行於西漢晚期及東漢。上述的陶器組合演變情況，表明在漢初的趙氏割據政權控制下，廣州地區的某些陶器形制和裝飾作風，較多地保著濃厚的地方特色，但中原文化的影響仍然十分顯明。漢武帝消滅南越以後，陶器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中原地區的差別顯著縮小。所發現的東漢時期大量的陶屋模型，如在廣州發現的東漢建初元年墓出土的陶城堡模型，城堡的四周環繞高牆，四隅建有角樓、碉樓和望台閣道相連，前後大門上設有門樓，門樓之下有手執兵器的武士守衛。城中有一系列的殿屋建築，可謂屬屋連棟，內有憑几端坐的主人，有擊鼓、匍伏、拱手弓腰或跪地朝拜等

不同形象的更役，可以說是當時“塢堡”建築的一個縮影。廣州發現的水田模型，上有插秧、收割的農夫，旁繫小船一隻，生動地表現出農村家居的情形和南方水鄉的景色。

上述陶器，極大部分屬於印紋硬陶。這類硬陶盛行於兩廣、湖南南部和江西等地。胎質堅硬，胎土中含有少量的細砂，燒成溫度較高，胎的斷面處呈青灰色，器表多呈灰褐色，常常飾有細方格紋，葉脈紋和水波紋等紋飾，器形以罐和壺多見。罐的肩部常刻有文字，有的用木蓋封口，且發現有封泥，顯然是生活實用器。有時往往發現這類陶器的表面有一層極薄的透明體，但非常容易脫落。有人把這一類陶器，稱之為“薄釉硬陶”。在印紋硬陶的器口和肩部常常見到綠色或黃綠色的厚釉塊，那可能是由於窯頂上落下窯汗附著於胎表面形成的。

雲南、四川和新疆地區 西南邊疆滇、蜀等地，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特別是地處川西北、滇西雪山地帶，由於交通的閉塞，所出的陶器保持著濃厚的地方特色，直到漢代仍然流行泥質黑陶牛眼雙耳陶罐一類的陶器，但與內地的文化交流也並未隔絕。秦漢時代在關中一帶流行的藕形壺，也曾在這一地區發現。四川理縣的西漢墓中，還曾出土與中